

## 一把蒲扇摇到老

□ 张从辉(重庆)

入夏以来的持续高温。我开始担心起老家年迈的母亲来。

“老母亲啊，天气热了，一定记得开空调哦！”

可母亲在电话里答非所问，一会儿说太麻烦记不住；一会儿又说太费电，没得蒲扇好使。最后只听她在嘴里不停的唠叨：“还是蒲扇叶子稳当哦！我这辈子几十年都这么摇过来咯！”

想起母亲的那把蒲扇，却突然触动了我的思绪，更牵动了儿时的记忆，眼前仿佛晃动起母亲轻轻摇动的蒲扇来，是那么清凉，那么惬意……

在记忆的画面里，因为天热，我躺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个时候母亲手里总是会拿着一把蒲扇，坐在床边，轻轻地扇着风，嘴里还低声哼着不知名的“催眠曲”，一会儿功夫，我就安静了下来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……

在我们老家，蒲扇其实是由棕叶子加工而成，过去在没有更好的消暑纳凉的工具之前，蒲扇成为了家家户户必备之物，那时候每家几乎是人手一把。

记得当我们家里每次买回新蒲扇时，母亲都会拿出针线，用白布条沿周边裹一圈，然后用线细细密密缝上，因为这样既好看又耐用。我们也最爱在蒲扇上胡乱涂鸦，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将那首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的打油诗写在扇面上：“六月天气热，扇儿借不得，本想借给你，你热我也热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电风扇开始作为奢侈品进入了家庭，但在农村，作为消暑纳凉的主要工具还是蒲扇。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困难，要买一把电风扇也特别不容易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了买电风扇，我们家还召开家庭会哩，没想到母亲第一个提出来反对，甚至表现得还有些固执：“说蒲扇多好，又经济又实惠。”还说什么“不当家不知盐米贵”，可后来也许是看着我们期盼和失望的眼神，心也就软了。只是后来当我们欢天喜地把电风扇买回来的时候，不停地骂我们：“一群败家子。”

记得在没有电风扇之前，每当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后都习惯的将凉席铺在每家的院坝里，手里拿把棕叶子蒲扇，躺在凉席上边扇边乘凉，大家手中的蒲扇就会

忽闪忽闪地左右摇摆，还不时听到“劈啪、劈啪”的声音，因为那是用蒲扇在驱赶蚊虫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我家蒲扇不够用，就会相互给对方打扇，为了公平，我经常和姐姐划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，谁输了就给对方打扇。我总是输，就不服气，便边扇边唱“我给姐姐打扇，姐姐说我勤快，我说姐姐是个妖精妖怪。”逗得姐姐哈哈大笑，虽然自己满头大汗却也非常快乐。等到蒲扇不动了，人也就睡着了。结果到了下半夜，不但要被蚊虫叮咬，还容易感冒。

我们家买的第一把电风扇是“山峡牌”台式电风扇，这把电风扇成了我们家安上电后的第一件家用电器，更是当时我们生产队唯一的第一把电风扇。记得为买这把电风扇当时家里还卖了一头大肥猪哩！

不过因为这把电风扇，让我们全家人在村子里骄傲了好一阵子，也因为这把电风扇，从此改变了左邻右舍夏天夜间乘凉的习惯。

每到傍晚的时候，我们便把电风扇放在院坝的中央，村子里的老爷们、姑娘大姐便围坐在电风扇旁，一边吹电风扇，一边拉家常，摆摆村里的新鲜事，谈谈今年的庄稼和收成，既热闹又凉快，好不惬意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，现在电扇、空调、制冷设备等已进入千家万户，蒲扇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，甚至远离了老辈人的记忆。可在炎热的夏天，母亲仍坚持使用蒲扇，蒲扇成了她的一种依恋。而今每当她在集市上偶遇小商贩吆喝蒲扇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特别的高兴和激动，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，每次都少不了要买一两把回去。还总是会不断地重复那句老话：“电扇有啥好嘛！扇出的风都是热风，空调里吹出的风又太冷，还容易感冒，唯有蒲扇出的风才是自然风，我这几十年不都是这么扇过来的吗？”

不过，我们家也总是在母亲的不断“固执”下发生着新的变化。村里的人都说，改革开放几十年你们家变化不小，除了政策好，还要归功于你老母亲的勤劳节俭。甚至还调侃：“你们家什么都在发生变化，唯一不能改变的是老人家一直摇到老的那把蒲扇。”

## 蝉鸣蛙声清辉月

□ 周康平(重庆)

村口的路边，那棵随风晃动的粗壮柳树，树冠之上，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拖着长长阴影的柳树，像一道栏杆，静静地横卧在村口这条坑坑洼洼的路面上。栏杆之外，在我们这几个少年的眼里，就是旷野了。其实，那应该称之为田野。那里面有田埂、水沟、草地和老树。

夕阳西沉的时候，一阵阵蝉鸣之后，本该归于寂静夜空的这片田野，响起了交响乐的乐章。青蛙的叫声最为响亮，那呱呱的蛙声来自散发着稻香的水田，也可能是来自水田外的水沟和草丛。与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为伴的，还有蟾蜍和蟋蟀的声音。只是，它们的叫声得仔细听才能听得出来。青蛙也好，蟾蜍也罢，这些都不是我们晚上行动的目标。青蛙肉倒是好吃，但那是绝不可捉捕的生灵。一只青蛙一天能吃几十上百只害虫，是我们田里庄稼的守护神，得像宝贝一样供着。蟾蜍面目可憎，是让人看到都想躲避的主，更没心情去打它的主意了。在这如此美好夜色里，我们这几个游荡在田野边的少年，并不是

有什么雅兴的人，更不是吟诗赏月的主。树梢上那圆圆的月亮，虽然带有诗情画意的色彩，散布在田野的泥鳅和黄鳝，才是我和黄三、李二娃所想获得的东西。我们不是吃货，捕捉它们，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。从小生长在田野边的我们，早吃腻了泥鳅和黄鳝。我们在晚上捉泥鳅和黄鳝，为的是在赶集时候拿到镇上去卖，挣几张电影票钱和下顿馆子之类的零花钱。

捉泥鳅和黄鳝的活，自然是在水田里和水沟边了。到了晚上，泥鳅和黄鳝的警惕竟然差到不设防的程度。或许在泥鳅和黄鳝看来，晚上就是它们高枕无忧的世界，白天它们的警觉性基本上被它们扔到爪哇国了。水沟里的草丛，是泥鳅和黄鳝放心大胆休息的场所，只要草丛下面有泥鳅和黄鳝，它们就很难从我们眼皮逃脱。特别是黄鳝，在我们明晃晃的电筒光照射之下，不但没有逃之夭夭的打算，还对我们摆出一副探头探脑的好奇之相。我没想到电筒光于黄鳝有这么大的法力。轻手轻脚地

走在田埂上，不时会遇到一些在田埂上歇息的青蛙，待要踩到它们的时候，这些青蛙才肯让出道来，扑通扑通跳进水田里。晚上虽看不清它的模样，但仍能让人立即想到它们碧绿油亮的外形，让人心生一份欢喜。

水田的泥鳅和黄鳝比水沟草丛边的要多出许多，捕捉的难度也要高出许多。我们踩在水田里的响声往往会惊动在洞口边熟睡的黄鳝和泥鳅，听到水的响声，它们自是溜之大吉，或钻进洞里，藏得不见踪影。泥鳅和黄鳝，在水田里钻来钻去时，我们难以捉到，主要是怕踩坏水稻。对躲藏进洞的泥鳅和黄鳝，我们倒是手到擒来。泥鳅、黄鳝一般都有两三个洞口。只要把几个洞口堵住，沿着一个洞口伸手挖去，月光之下，泥鳅或黄鳝不管怎么挣扎，都难逃我们的捕捉之手。

挂在腰间的竹篓子装满泥鳅或黄鳝之时，也是我们披着月光朝着灯亮的村庄走去的时候，而蛙鸣虫叫的声音，依然在我们身后不断地回响。



诗  
路  
画  
语

### 沉默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通常，这个时候你一定  
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 
忙忙碌碌地抽烟  
看若有若无的电视  
接收来历不明的短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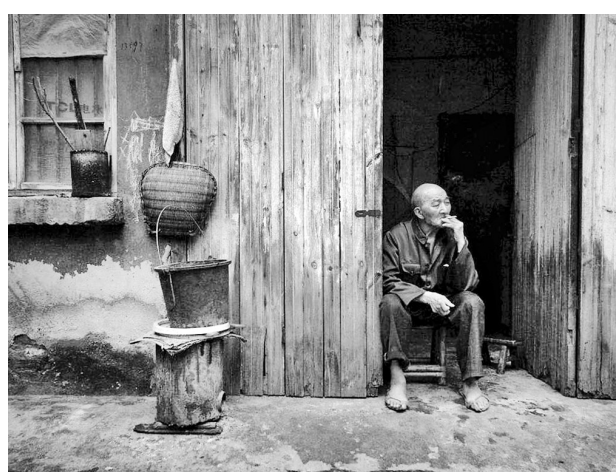
被生活磨痛的我们  
像单腿站立的花骨朵  
在秋风中摇摆  
唯一可信赖的国家  
被深水或火焰包围

是的，我们都失去自己城墙和军队  
或者我可以说得更明白——  
你不来的十月会更遥远  
一些信息会继续发送  
并毫不含糊地显示发送成功

摄影：周宇



地扞山寨，对过路的陌生人，保持着警惕和好奇的孩子。



木洞老街，雨天孤独的老头。



佛宝古镇，提醒过往的路人，不要打搅弟弟睡觉的哥哥。

## 留守岁月

有人说，摄影是“一面有记忆的镜子”，影像是瞬间的，也是永恒的。

作为一名热衷于人文摄影创作的业余摄影师，他时常钻入深山老林，去乡村，去一些原生态的古村落寻找一些质朴、自然的影像，客观地还原被拍摄对象最真实的状态和最本真的心性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我能读到最大的善意和发自内心的怜悯。

百战，一名法务工作者，人文摄影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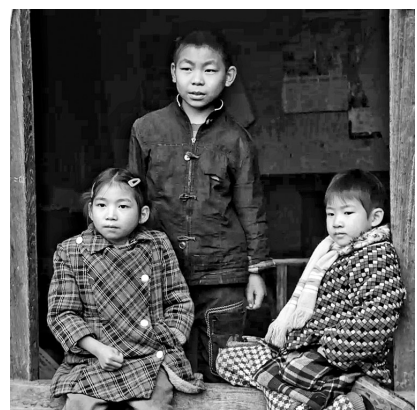
塘河古镇，与猫唠嗑的老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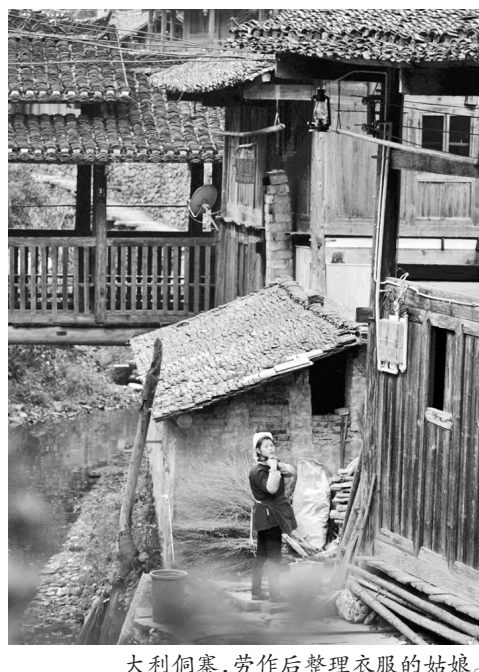
肇兴侗寨，笑着沉思中孙子的奶奶。



加车苗寨，等待秋收的老人。



三合老街，超生的三姊妹。



大利侗寨，劳作后整理衣服的姑娘。



朗德苗寨，正看戏的祖孙。



七十二寨，守着古榕树和大房子的老人。